做好“三转化”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浙江实践及启示

黄祖辉　傅琳琳　金佩华　贾卫列

摘　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石，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关键是要做好转化这篇文章，使资源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优势。从“两山”初始转化、再次转化和升级转化视角出发，建构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三转化”相互依存、迭代递进的闭环系统，系统阐释“三转化”的内在逻辑和思维范式。同时，利用浙江实践进行分析和印证，进一步揭示“两山”“三转化”的实践价值。实践证明，“两山”“三转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贡献。由浙江试点走向全国适应性推广和差异化实践，践行“两山”“三转化”应高度重视“千万工程”的协同推进，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和效率变革。

关键词：“两山”理念；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6)07-0020-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是习近平同志于2005年8月在浙江安吉余村调研考察时首次提出的科学论断[1]。20多年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多次发表重要讲话。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强调，“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2]。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3]。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进一步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4]。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进一步指出，“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5]，并且再次强调“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6]139。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新阶段深化‘两山’理念认识，打造‘两山’转化窗口研究”(20ZK03Z)；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专项课题“数字化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运行机理、创新实践与发展路径”(24ZJQN048YB)。

作者简介：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湖州师范大学“两山”理念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琳琳(通信作者)，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金佩华，湖州师范大学“两山”理念研究院教授；贾卫列，湖州师范大学“两山”理念研究院研究员。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7]

践行“两山”理念的核心在于“转化”,也就是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如何在“两山”理念践行中做好“转化”这篇文章,既是理论界的学术问题,也是新时代的实践课题。现有研究多立足传统“两转化”框架,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两条路径展开阐释和实证分析[8-9]。本文立足浙江二十多年“两山”理念践行实践经验,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拓展提出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的“三转化”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两山”“三转化”的内在逻辑、转化思维、实践应用价值和经验启示,并结合浙江实践,提炼“三转化”实施路径和机制,为全国各地深化“两山”理念践行、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提升“两山”转化价值、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实践经验。

一、“两山”“三转化”的内涵逻辑与思维

“两山”的“三转化”是指“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资源生态化”是指自然资源的初始转化,其目的是守护和修复自然生态,使自然生态成为“绿水青山”,它是“三转化”的基础和前提;“生态经济化”是资源生态化的再次转化,其目的是通过生态经济化实现资源生态的自身价值;“经济绿色化”是生态经济化的升级转化,其特点是在生态经济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绿色化,持续提升生态价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两山”的“三转化”既具有各自转化的特性,又具有相互依存性,是一个迭代递进的转化系统[10]。系统梳理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的“两山”“三转化”体系、实践路径和体制机制,并用于实践分析和印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山”理念践行、揭示“两山”转化本质、提高“两山”转化效率、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两山”“三转化”的内涵逻辑

针对各地践行“两山”理念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两山”转化论,强调“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11]。可见,要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关键是要做好转化这篇文章,使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践中,“两山”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把握、协同推进。本文提出“两山”“三转化”分析框架,将“两山”转化的完整过程解析为“初始转化的资源生态化—再次转化的生态经济化—升级转化的经济绿色化”这三个依次递进又相互嵌套的环节和过程。

1.初始转化的资源生态化

初始转化的资源生态化是指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源,以防止自然资源因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负外部性等原因而受损,失去其生态本源的价值,这就是自然资源的初始转化。这里的“资源生态化”强调将“绿水青山”从“无价的自然存在”转化为“有价值的生态资源”,需要经历一个认知革命和制度建构过程。要使农田、森林、水域、草原等空间中的各种自然资源成为绿水青山,必须守护生态,而不是破坏它,这实际上是“两山”理念内含的底线思维。初始转化体现的是生态优先和守护,以确保良好生态对人类发展供给的永续性,这是现代生态文明的基本前提,但这还不充分,生态永续化的关键不仅仅体现为初始转化的生态优先和守护,更需要体现生态价值的有效实现。在实践中,资源生态化转化包括资源生态保育、生态本底修复、无序资源规范化管控等系统性举措,最终实现普通自然资源、破损生态资源向结构完整、功能稳定、可持续供给的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一是生态空间的

刚性管控和资源保育。资源生态化转化对优质存量自然资源进行常态化保育管护，要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通过“留白”“留绿”的空间规制，明确哪些区域必须保持自然状态、哪些资源不可开发利用，实现从“点状保护”向“系统保护”的范式跃迁，这是生态优先原则在空间维度上的制度化落地。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等建设实践，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为后代留下天然的“本底”。二是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系统性修复和治理。资源生态化转化不止于“不破坏”，还需主动修复已受损的自然生态，需对破损退化、无序损耗、承载力下降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进行综合治理、修复提质，如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修复、浙江湖州安吉余村矿山全域生态修复、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浙江丽水云和梯田从撂荒退化农田修复为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田园等；同时，还包括以“千万工程”为代表的农村人居环境的生态化整治和乡村资源生态空间的系统修复，如浙江省浦江县面对水晶产业带来的日趋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以“重整山河”的治理魄力和“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打响了浙江省“五水共治”第一枪，城乡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是农民角色的资源生态化重塑和资源生态护农机制的制度构建。资源生态化转化的深层要义，是通过制定安排重塑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民从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者”转变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守护者”和“受益者”。浙江省从实践中探索出一套“生态护农”的制度体系，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生态护林员、河道巡护员、公益林管护员等生态管护岗位的制度化供给；村庄通过“生态红线十条”“生态积分”等手段，实现生态约束的制度化落地。可见，资源生态化的核心本质不是创造新资源，而是盘活存量生态资源、修复受损资源生态、提升资源生态系统整体质量，筑牢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绿色化发展的自然本底。其核心目标是守住资源生态安全底线、提升资源生态系统承载力、保障自然生态永续供给，为后续资源生态价值变现、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态基础。资源生态化转化以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核心，不直接产生短期经济效益，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公益性的系统工程。

2.再次转化的生态经济化

再次转化的生态经济化是指通过生态资源向经济社会需求的转化，直接实现生态的经济价值。在传统观念中，绿水、青山、蓝天、碧海、冰雪、高原以及气候等多样生态资源都被视为“免费物品”或“公共品”，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边界和价值衡量标准。这种“无价”状态在实践中往往被误读为“没有价格”，导致生态要素在决策中被边缘化、被无偿占用甚至被肆意破坏。生态经济化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认知惯性，着眼于生态价值的直接转化和实现，确立“绿水青山”作为特殊资产的价值地位。从学理和实践上看，再次转化的生态经济化有五条路径。一是产权界定，通过明晰生态资源的权属关系，使之从“无主之物”转变为“有主资产”。即通过对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和交易，如对水资源、碳汇资源、山林资源、光能风能资源等生态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利用和市场交易，既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又充分释放自然生态的“金山银山”价值，并使生态优先和永续发展得以持续。二是价值核算，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对生态资源的各种功能，如生存功能、产能功能、休闲功能、养生功能等进行量化评估。三是资产确权，通过法律、政策和金融等工具，将生态资源确认为可交易、可抵押、可收益的生态资产，为其进入经济系统奠定法理基础。四是生态补偿，遵循“保护者受益、受益者补偿、破坏者担责”的原则，通过行政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对主动开展生态保护、承担

生态管护成本,或是为生态保护让出发展空间的主体给予合理回报和补偿,从制度层面调动各方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五是生态运营,各地在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组织和运作,以产业化经营方式开发生态产品,打造品牌价值,推动生态价值赋能农业、工业、服务业各类产品,畅通生态产品市场化直接交易路径。可见,再次转化的生态经济化,实际上是从"生态"到"经济"的转化,其实现需要多元机制的协同发力。其中,市场机制是基础,政府机制是关键,社会机制是补充。

3.升级转化的经济绿色化

经济绿色化的升级转化,即经济社会向生态友好型绿色化的转化和升级。这是"两山"转化的终极环节,标志着从"点上转化"到"面上转型"的质变跃升。经济绿色化的升级转化,不是对既有经济系统的"修修补补",而是侧重于经济社会的绿色化转型和升级,是对发展范式的根本性重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7]这一论断将"绿色化"提升至与"高质量发展"内在统一的战略高度。因此,经济绿色化升级转化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负外部性的克服,又体现为良好生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效应。在现实中,经济绿色化的升级转化,通常是在生态经济化形成绿色产业示范、积累绿色发展经验后,倒逼区域全产业、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一是落后产业全面淘汰。对标生态保护、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污染防治刚性约束,分类整治、依法关停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量高、产出效益低的低端落后产业,破除粗放发展路径依赖。二是传统产业绿色改造。通过对钢铁、化工、纺织等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实施绿色技改、"腾笼换鸟",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减污降碳、提质增效。三是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将生态价值导向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乡村休闲旅游、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实现区域整体经济体系由资源消耗型转向低碳循环友好型,经济发展反哺全域生态保护,形成"保护—增值—再保护—再增值"的良性循环,既有利于生态价值实现,又有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绿色化不是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而是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可见,绿色转型通过倒逼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增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4."两山""三转化"的内在逻辑:从线性递进到螺旋上升

"两山""三转化"不仅是"两山"理念践行的核心,还是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关系,而是形成一个"双向互馈、螺旋上升"的动态闭环(见图1,下页)。

从演进时序看,"三转化"呈现阶段递进特征。资源生态化是逻辑起点,解决的是"入场"问题,使自然资源成为进入经济系统的有效生态要素;生态经济化是核心环节,解决的是直接"变现"问题,即通过政府和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再次转化;经济绿色化是归宿指向,解决的是"转型"问题,即推动整个经济系统向绿色低碳方向升级转化。这一过程体现了从"认知建构"到"价值实现"再到"范式重塑"的深化和转化过程。

从互动机制看,"三转化"存在双向反馈关系。生态经济化有赖于资源生态化奠定的资源基础,产权明晰产生的收益反哺能增加生态保护投入,提升自然生态资源的质量;经济绿色化是生态经济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其形成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等会为生态经济化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从系统整体看,"三转化"构成完整闭环。这一闭环的核心特征是"保护—发展—再保护性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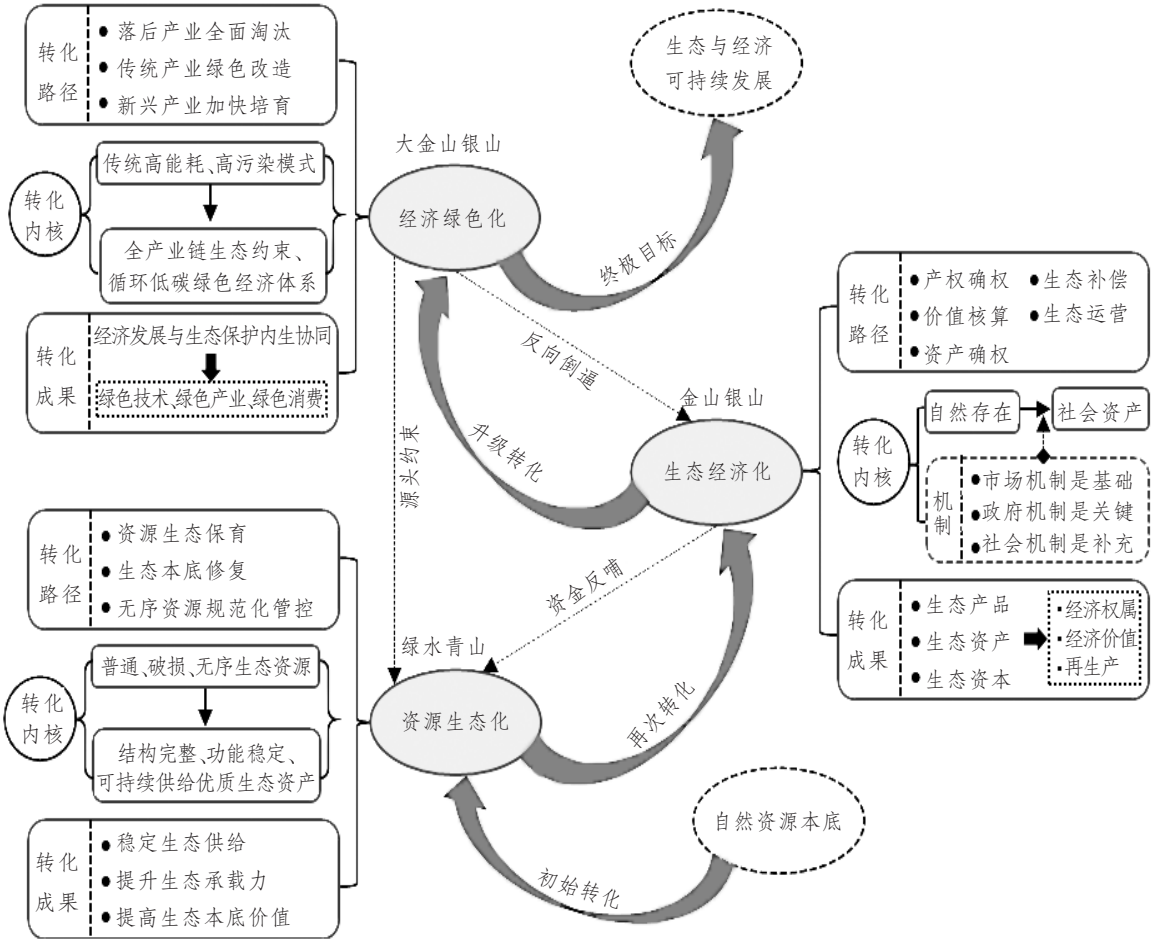


图 1 “两山”“三转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

展”的正向循环:生态保护提升生态资源的质量和价值(资源生态化),价值实现为保护提供持续的经济激励(生态经济化),而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化则从根本上减轻了对生态系统的压力(经济绿色化),从而为更高水平的生态保护创造条件。正是这种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使得“两山”转化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可持续的、不断增值的动态过程。

(二)“两山”“三转化”的三大思维

“两山”的“三转化”本质是“两山”理念所蕴含的底线思维、发展思维和转化思维的辩证统一。

1.“两山”“三转化”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两山”理念的逻辑起点,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6]32 这一论述体现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6]40 的价值取向,表明在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问题时,生态优先是前提,具有优先性。从理论内涵看,底线思维并非否定发展,而是对发展方式提出约束性要求,认为发展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边界,以不破坏自然再生产为前提。这一思维突破了传统发展观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确立了资源生态化的前置地位,是后续两次转化的前提和基础。

2.“两山”“三转化”的发展思维

坚持底线思维并非否定发展、放弃发展,而

是在筑牢安全根基的基础上追求高质量发展。“两山”理念所倡导的发展,并非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增长,而是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为原则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26,这一论断将生态环境提升至生产力构成要素的高度,跳出“保护与发展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发展思维的实质在于,将资源生态化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化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最终实现经济绿色化。

3.“两山”“三转化”的转化思维

转化思维是贯通底线思维和发展思维的中介环节,也是“两山”理念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所在。从认知过程来看,人们对“两山”关系的认识过程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第二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从转化逻辑来看,“两山”“三转化”构建了“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的闭环迭代转化体系,依托制度创新破除生态价值转化的制度壁垒、借助技术赋能提升生态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生态产品价值,全方位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转化的完整路径。

上述三重思维构成“两山”转化的逻辑闭环:底线思维确立生态优先的价值前提,发展思维明确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转化思维提供从前者通达后者的实践路径。三者相互依存、层层递进,共同构成践行“两山”理念完整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

二、“两山”“三转化”的浙江实践

浙江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20多年来,不断更新发展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构建发展新模式,努力实现全民参与、全链覆盖、全面发展,走出了“两山”“三转化”的“浙江之路”。2025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 154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至1.81。其“三转化”实践不仅完整厘清生态保护、价值变现、产业绿色升级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而且为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区域实践佐证。

(一)深耕“两山”理念实践,加快整体提档升级,推进全域绿色发展

20多年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浙江经历了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乡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迭代演化[12],实现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的发展进阶。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方面,浙江先后协同实施“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打出“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全域土地整治转型升级的“组合拳”,在农业领域构建从效益农业迈向高效生态农业的转型发展体系。在“两山”实践示范推广方面,从2014年湖州市成为“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同年杭州市、丽水市入选“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到2017—2025年,52个地区获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1个地区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从2014年浙江作为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省”,2016年获批创建全国首个“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省”,2017年成为全国唯一整省推进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到2020年通过国家验收建成全国首个生态省,2021年启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充分展示了浙江对“两山”理念的坚定践行和实践成效。在全域整体战略部署方面,浙江提出“绿色浙江”“生态浙江”“美丽浙江”等生态省建设战略目标,开展“诗画浙江”大花园建设(见图2,下页),为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奠定基础,绿色发展已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浙江经济的新增长点、

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二）突出生态本底思维，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推进“资源生态化转化”

浙江立足“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资源禀赋，通过全域生态整治、系统修复治理，对山水林田湖草、乡村空间、水土环境等原生资源进行修复、规整、盘活，夯实稳定可持续的生态基底，为后续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筑牢根基。

从省域层面来看，浙江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和“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两大行动，一体落地资源生态化转化全链条实践。“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2003年在浙江亲自主导、部署和推动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以全域推进布局优化、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四旁绿化、河道净化、卫生洁化、住宅美化、服务强化“八化整治”，重塑乡村空间资源格局，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大革命”（厕所革命、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实现农村废弃污染物资源化处置，到迭代推进农房改造、管线序化和村道提升“三大行动”，牵引带动面上整治提升，将过去布局散乱、价值流失的乡村水土、村落、山林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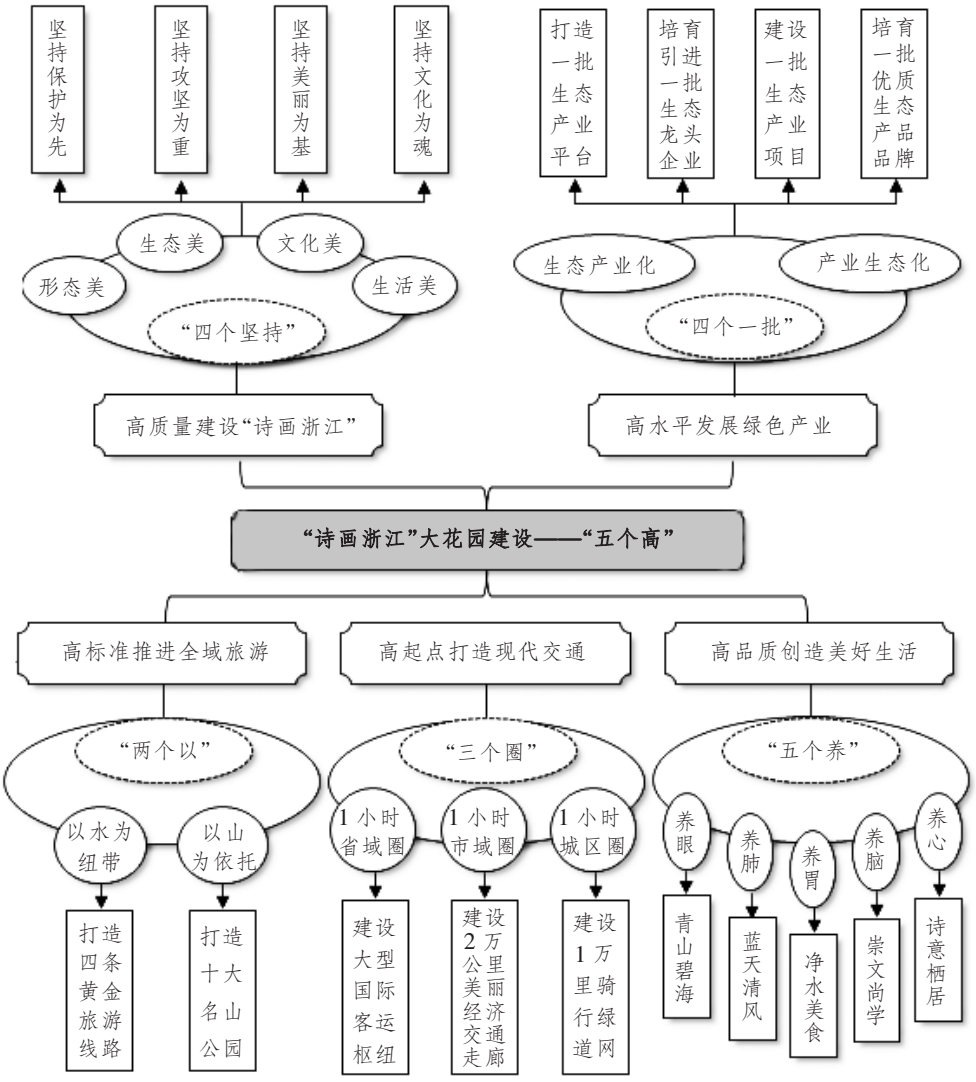


图2 “诗画浙江”大花园建设内容

打造成连片完整、品质优良的乡村生态本底，推动乡村“绿水青山”自然资源与人居设施环境有机融合，造就了浙江万千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2018 年，浙江凭借这一转化实践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2004 年以来，浙江部署实施五轮“811”生态环保专项行动，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工作载体，在守住资源生态化转化底线、基本化解制约资源生态化转化的显性污染症结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治理深度和广度，创新推出污水零直排区、清新空气示范区、全域无废城市等有辨识度的行动载体，打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等系列“组合拳”，推进产业端资源减量循环与自然端资源生态修复双向转化，实现由污染防治为主向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并重转变，同步提升全省生态资源承载力和供给能力，基本实现环境质量提高与民生改善需求相适应，为全省全面推进生态经济化夯实核心生态资源基底。

从县域层面来看，在资源生态保育方面，地处钱塘江源头的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立足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最大限度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出发点，在全国率先启动县级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基于“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构建覆盖全域的“系统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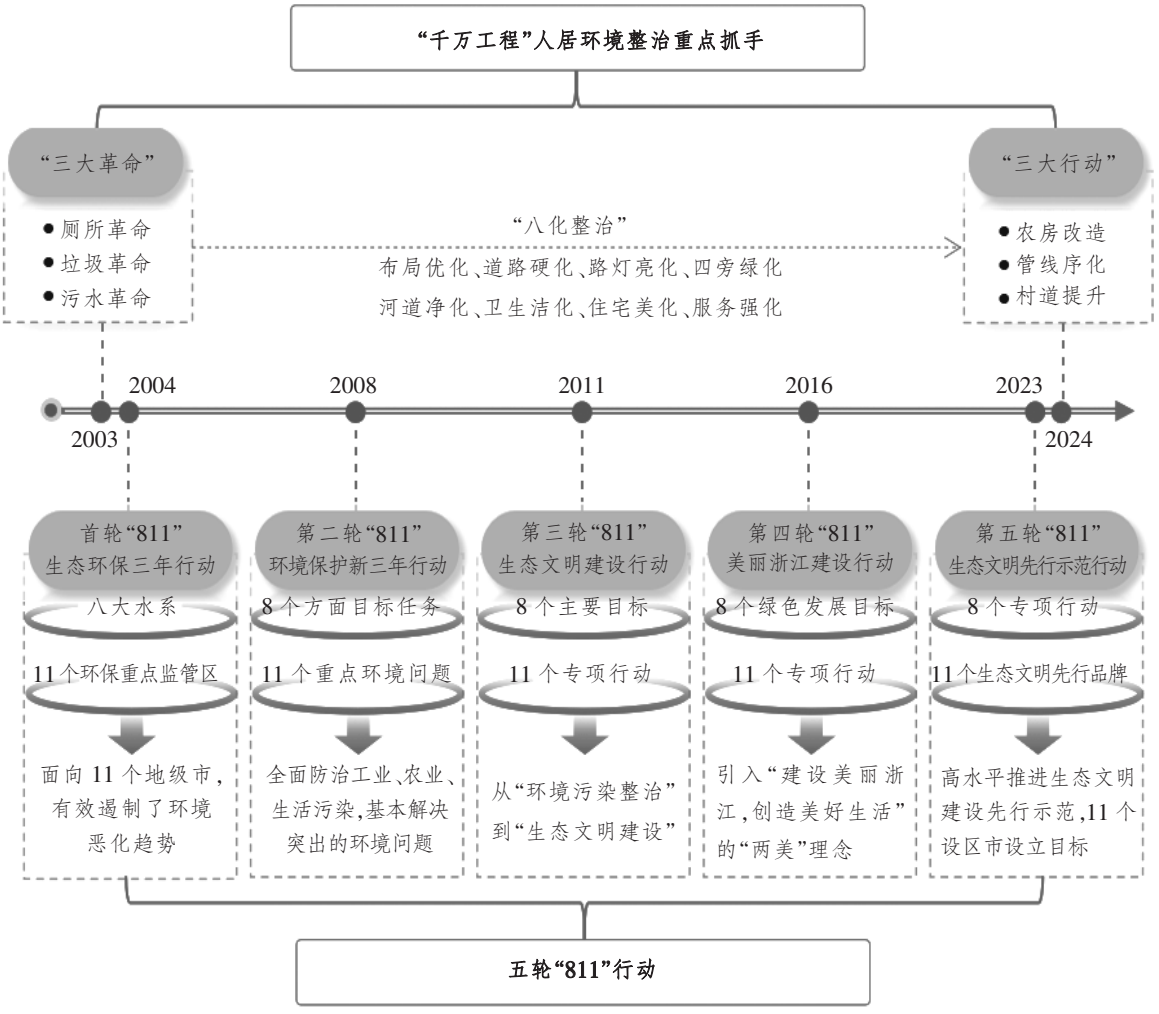


图 3 “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整治与五轮“811”行动实施内容

协同保护、科学管护”空间管控体系，系统性生态修复、精细化空间管控，为开展森林碳汇质押贷款和“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生态价值转化奠定了基础。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长三角唯一全域离岛县，面对入海污染、沙滩侵蚀、港湾淤积等生态困境，以“生态立县”推进海洋生态修复，通过转移污染企业、拆整厂房、迁建污水排口切断污染源头，同步推进生态护岸建设、海湾清淤、沙滩补护岸线修复，实现从点线治理到全域修复的质变；坚持技术创新治理范式，靶向攻关直立海堤生态化技术，在国内首创“生物附着床+牡蛎礁+植被池”上中下立体生态结构，破解直立海堤生态性差的难题；开展“海盾”“碧海”“护岛”专项行动，建立全民监督的“管养护”闭环机制，结合“海上环卫”网格清理海漂垃圾，形成高效治理合力。

（三）突出技术算法赋能，加快生态价值转化，推进“生态经济化转化”

为破解生态资源开发利用“难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补偿、难变现”问题，浙江省走在前、作示范，大胆探索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无形的生态价值变得可看见、可计算、可交易、可增值，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省份。

一是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科学核算体系，为绿水青山建立“价值账本”，破解“难度量”。2019 年 5 月，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发布全国首个村级 GEP 核算报告，村里的山、田、林、水、空气等资源实现“明码标价”；2019 年 8 月，丽水市发布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统一市域 GEP 核算指标、技术路线和定价方法；2019 年 12 月，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发布全国首个乡镇级GEP 核算报告；2020 年 10 月，浙江发布全国首部省级 GEP 核算标准。此后，浙江省在 30 余个县市区常态化开展 GEP 核算工作。2025 年，丽水开展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评估，为山林、水域、特色村落等特定地域单元量身打造了“市场身份证”和“资产产权证”，在全域推出“一县一 VEP”项目，截至 2026 年 6 月，10 个VEP 项目总投资超 120 亿元。在此基础上，浙江打造“浙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数字化应用平台，实现 GEP 一键核算、GEP 一张图、两山云交易等功能。

二是搭建数字交易平台，让生态资源“云端流转”，破解“难交易”。浙江以数字化交易平台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生态资源从“确权”到“流转”的全链条。2022 年底，浙江省首个区域性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上线试运行，平台覆盖林权、林业碳汇、水权、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生态旅游经营权等 16 个细类，通过“收储—交易—开发—服务”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开展各类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交易。此外，常山县打造生态资源转化“云脑”平台，打通全县自然资源、农业、林业等 19 个核心部门的 1.3 亿条数据，吸纳政府、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为“低小散”生态资源赋予规模价值；安吉县率先建成国内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构建“林地流转—碳汇收储—基地经营—平台交易—收益反哺”的一体化、全链条发展体系。

三是创新绿色金融模式，让生态信用“可变现”，破解“难抵押”。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和绿色金融，2007 年在嘉兴成立全国第一家排污权交易中心，推出排污权交易中的抵押贷款业务；此外，迭代创新“生态抵质押贷”“取水贷”“生态信用贷”“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让生态资产首次具备与传统资产同等的融资功能。针对水库、岸线、水域经营权、取水权等涉水资产，创新“取水贷”“用水贷”，如丽水市针对水电站、水库等推出“取水贷”，截至 2026 年 5 月累计授信 347 亿元，发放贷款超 116 亿元。针对林地、林木、林下经济经营收益权、林业碳汇等涉林

资产，开展林权抵押、竹林碳汇质押，如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于2015年率先推出“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通过授托116株名贵花木，获得1 000万元的银行授信，凭活体花木贷款打破了“非抵押不贷，非担保不放”的传统信贷模式；湖州开展竹林碳汇市场价值测算，完善竹林碳汇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丽水探索将林业碳汇收益权作为贷款质押物；衢州将林业主体纳入碳账户金融支持体系。针对海域使用权、海岛开发权、海洋生物资源等涉海资产，推出“渔农贷”“贻贝贷”“水产品加工贷”等特色金融产品。针对矿洞、溶洞、采矿权、矿山等涉矿资产，盘活修复后的文旅开发权，如遂昌废弃矿山文旅项目秉持“矿山治理+环境修复+旅游开发+在地文化研发”理念，将废弃矿山打造为以原有矿洞和地热资源为载体，融合萤石文化和科普教育，集冒险游乐、康养养生、矿山研学、艺术体验于一体的大型文旅综合体，以项目未来收益为还款支撑，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融资资产。

四是创新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保护“可得益”，破解“难补偿”。浙江省是全国最早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的省份之一。200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补偿范围涵盖水、气、林、土等多个生态环境领域，走出了一条以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共富的生态经济化转化之路。当前，浙江省生态补偿范围已经从钱塘江流域扩展至全省八大水系，从单一的水环境补偿扩展至森林、海洋、湿地、耕地等重点领域，从以资金补偿为主扩展至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多元化补偿方式，并从省内扩展至省外。如浙皖两省共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安徽上游做好水资源生态保育，浙江下游提供生态补偿资金，上下游共享优质水源。依托制度机制推动水资源生态价值跨区域经济转化的发展模式，已在全国24个省份、30个跨省流域落地实践，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领域的重大创新。

五是推动生态品牌运营，让生态溢价“看得见”，破解“难变现”。浙江省因地制宜探索“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等新业态，截至2025年底，已建成单条产值超10亿元“土特产”全产业链136条，总产值达3 420亿元，累计带动小农户就业883万户，促进农民增收540亿元。同时，把品牌打造作为制胜之道，完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等管理规范，严守品牌准入关口、精细开展品牌培育、持续提升品牌溢价，推动农业产业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共有县级及以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382个、农产品品牌1.14万个。2014年，丽水依托丰富的山地资源，整合全域农业资源，率先打造全国首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地市级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实施“丽水山耕+县域产业品牌+企业产品品牌”的母子品牌战略，出台《“丽水山耕”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明确产品准入门槛、生产标准、检测要求，推动农产品向商品价值和品牌溢价转化，“丽水山耕”已拥有会员企业370家、授权产品1 102个、年销售额超65亿元。同时，浙江省以“浙农码”撬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一码集合多重信息，为农业主体、农产品、资源装备和美丽乡村四类对象赋码，让消费者买得明明白白，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浙农码”已累计赋码用码8.9亿次 。

（四）突出绿色发展取向，驱动绿色转型发展，推进“经济绿色化转化”

浙江省立足生态优先的发展基底，依托生态价值转化的基础优势，以“两山”理念和“八八战略”为引领，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多维度推进全省经济体系绿色低碳变革，构建全域协同的经济绿色化转化发展格局。

一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夯实经济绿色化转化的产业基础。2005年起，浙江省启动实施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即九大循环经济发展

领域、九大示范载体、100个省级重点循环经济项目),推动全省率先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革新。同时,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4”是指4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5”是指15个千亿级省级特色产业集群,“X”是指布局未来和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开展“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推动产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发展。2021年以来,浙江打造循环经济“991”行动升级版,深入实施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保供稳价工程,率先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加速调优产业和能源结构,实现经济的生态化转化。如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将高污染的废旧金属拆解集聚区改造为台州花木城,形成集观光旅游、科普教育、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产业链;杭州市富阳区全面关停一批“大而不强、高污低效”的传统造纸产业,布局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实现从“中国造纸之都”到先进半导体智造新城的产业换道。

二是健全绿色发展机制,优化经济绿色化转化的制度基础。2006年,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2013年撤县设柯桥区)依托中国轻纺城形成全国规模领先的纺织印染产业集群(印染产能占全国三分之一),但高耗污的传统生产模式带来巨大环境压力,区域发展面临产业效益和生态承载失衡的双重困境。基于此,绍兴县在全国率先提出“亩产论英雄”,围绕节约集约用地、节能降耗减排等重点公布企业效益“排行榜”,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建立以亩均单位建设用地的投入和产出为衡量标准的政策配置体系。2013年,浙江省选取嘉兴海宁作为以“亩产效益”为导向的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201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导意见》,从省域层面建立健全绿色高效发展评价和要素配置机制,以制度化、常态化改革持续牵引全省产业绿色转型,为全省经济绿色化转化提供长效制度保障。

三是鼓励居民绿色消费,奠定经济绿色化转化的认知基础。持续推进全民生态价值观培育,率先设立省级“生态日”,发布“公民低碳绿色生活准则”,全域建设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等“绿色细胞”,上线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浙江碳普惠”,将公众低碳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碳积分并提供权益兑换;率先推开城乡全面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基本形成,绿色消费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

三、“两山”“三转化”的重要启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涵深刻。坚定不移坚持“两山”理念,践行“三转化”路径,意义深远。

(一)“两山”“三转化”揭示了传统生态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演进的逻辑和必然

生态文明体现人与自然的相处状态,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从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看,生态文明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生态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工业化时期以来的现代生态文明,以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从人类与生态的供需关系看,传统生态文明是人类对生态低水平需求和生态剩余下的文明,而现代生态文明是人类对生态高水平需求和生态约束下的文明。人口增长、消费提升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及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主要因素。人类对生态的过度需求和非理性利用,进而导致人类与生态的冲突和不和谐,是现代生态文明需要破解的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和发展理念。可见,“两山”理论的提出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马克思主

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13]。人们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忽视甚至无视环境承载能力,对自然资源一味掠夺索取,这一阶段着眼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从单一生态产业化的角度谋划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随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社会逐步认识到生态是生存发展之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生态,在生态产业化的同时也要推进资源生态化;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一阶段,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资源生态化是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绿色化的前提。"两山""三转化"机制揭示了人类对经济与生态关系认识的不断演进,充分彰显了在人类对生态高需求的时代人类与生态仍能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思想和发展理念。

(二)"两山""三转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人类生态文明有极大的贡献

"两山"理念从提出到践行,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内涵,而且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两山"理念及其践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思想及其迭代衍生,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两山"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统一,是这一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两山"理念的践行,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不仅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且能促成传统生态文明和现代生态文明的交融。二是"两山"理念及其践行具有鲜明的中国转型发展时代特征。先进理念的形成和提出,既源自思想积累,又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呼唤。"两山"理念鲜明的中国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两山"理念于2005年提出,彼时正是中国确立科学发展观、谋求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两山"理念应时而生,追求的就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两山"理念是习近平同志在村庄考察时提出的,实践场景针对性强,而且用词简明直白,广大农民群众易懂能接受。"两山"理念源于实践,源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是对中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快转型发展的呼唤,具有鲜明的中国农村文化和农村发展的时代特征。

(三)践行"两山""三转化"应高度重视"千万工程"的协同推进

从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的内在关系看,"千万工程"既是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设工程,又是乡村建设发展的"生态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生态工程",是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有效载体,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这就意味着,"千万工程"与"两山""三转化"践行具有密切的联系,持续推进"千万工程"建设是"两山""三转化"践行和深化的过程。践行"两山""三转化"的关键是要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的有效转化,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从作为人居环境元素的"绿水青山"来看,要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仅有"绿水青山"是不够的,还需要配置转化载体。其原因在于,能产生"金山银山"效用的人居环境或宜居环境,不仅要有"绿水青山"的依托,还要有社会生态环境这一载体的匹配。这种社会生态环境载体至少需包括配套的生活设施、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健康的精神文化。而"千万工程"的推进和迭代升级,不仅能弥补"绿水青山"在此方面的局限,还能充分实现"绿水青山"的市场价值和溢价。在浙江,不少"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成功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千万工程"对"两山"转化载体的建设,既改变乡村人居环境,又改善乡村营商环境,推动乡村休闲产业和农文旅融合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成效的取

得,无不是“两山”理念践行和“千万工程”建设有机结合的结果。

(四)强化新质生产力对“两山”“三转化”的技术赋能和效率变革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是实现“两山”高效转化纵深推进的关键突破口,深刻契合“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理念,通过技术革新、效率变革、业态重塑,化解传统发展模式下生态转化效率偏低、价值变现不足、产业升级滞后等痛点,全方位赋能资源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的全链条转化,推动“两山”转化从浅层赋能向纵深提质进阶[14]。一是在“初始转化的资源生态化”中,发挥新质生产力技术赋能和修复提质的作用。在传统发展模式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粗放低效、损耗严重、生态透支等问题,难以实现资源与生态的良性适配。而新质生产力依托绿色低碳技术、生态修复技术、智能监测技术,推动传统资源开发模式迭代升级,一方面精准管控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减少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推动各类自然资源有序、适度、可持续开发;另一方面通过人工修复、科技赋能改良、生态系统提质等手段,修复受损生态资源、提升生态系统承载力,实现普通自然资源向优质生态资源的转化,夯实“绿水青山”的资源基底,为后续生态价值转化筑牢生态基础。二是在“再次转化的生态经济化”中,发挥新质生产力对生态价值挖掘和效率提升的作用。生态资源具备公共产品属性,存在价值核算难、变现渠道窄、转化效率低等固有难题,传统模式难以充分释放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绿色产业技术为支撑,构建标准化、精准化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碳汇价值、生态景观价值等隐性价值。同时,依托科技创新培育生态农业、绿色文旅、碳汇经济、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打破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壁垒,将优质生态资源高效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可持续的经济产品和产业优势,完成“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核心价值跃迁。三是在“升级转化的经济绿色化”中,发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迭代和结构变革的作用。经济绿色化是“三转化”的高阶形态,核心是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新质生产力通过前沿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循环化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发展方式的绿色革新。同时,依托创新驱动培育绿色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建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倒逼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形成“经济发展反哺生态保护、生态优化支撑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实现“两山”转化的可持续升级,为经济绿色化转化提供全新增长空间。Reform

参考文献

[1]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浙江(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263.

[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6–12–03(1).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5]卢刚,朱涵.“两山”理念20年,浙江余村有“三变”[N].新华每日电讯,2025–08–08(6).

[6]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8]张波,白丽媛.“两山理论”的实践路径——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1–19.
[9]罗琼.“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探索、制约瓶颈与突破路径研究[J].理论学刊,2021(2):90–98.
[10]金佩华,贾卫列.“两山”理念践行二十载:中国之答[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1.
[11]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5(15):4–16.
[12]黄祖辉,傅琳琳.“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与经验启示[J].改革,2025(2):1–20.
[13]沈满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与升华[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9):1–7.
[14]刘勇.“两山论”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J].理论与改革,2024(3):1–11.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is the Key to Practicing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Zhejiang's Practice and Insights

Huang Zuhui Fu Linlin Jin Peihua Jia Weilie

Abstract: The concept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 key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pins China´s green transition and offers Chinese wisdom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realize this vision, the key lies in transforming ecological resource advantages into driver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pproaches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from a closed–loop framework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transforming resources into ecological assets at the initial stage, ecological assets into economic gains at the secondary stage, and economic gains into green development at the advanced stage –which are mutually dependent and progressively linked.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also explain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thinking paradigm of the framework. Drawing on Zhejiang´s practices,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and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framework. Both theories embody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Zhejiang´s pilot experience is adapted for broader and differentiated application across China, further progress will require prioritizing the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while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efficiency gains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ecologization of resources; economization of ecology; greening of economy;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杨果)